香亭文稿

香亭文稿卷八

蓼園吳玉綸香亭

上鄭炳也先生書

竊某以蓼園樗櫟忝列門墻客臘公車北上得奉教於夫子不待以衆人而期以國士幸甚愧甚被放歸來一路霖潦連綿客狀殊惡季夏朔四日抵鄂漢口爲南北襟喉九曲亭前古賢豪遺跡猶在覽魯臺汚口諸山川誠非寒瘦無聊所克表其形勝署有鵠山頗幽邃去黃鶴樓數武誅茆選徑築

室數椽定省之餘少理故業成古體文三篇古今
體詩數十首習字萬五千有奇獲佳夢占之利父
師在官者維時家嚴適奉秦藩之
命矣伏惟夫子起居安吉福履攸綏世兄親承庭訓所
造當益進令春追隨左右商量舊學辨晰毫芒如
鄜州一首以得新解辨宋人用杜句看茱萸之謬
以細法律大抵皆闡所未聞某以管窺之見依類
深思嘆大宗匠學行深厚提要鈎元即一吟咏間
知人論世上溯淵源下開門仞所謂鼓吹大雅之

材蘊而恢之以黼黻

聖天子太平文治台階杓斗之占當有符夢兆而旋至立應者且居今日以抗懷古人名之不朽皆有實以副之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即立言者不專以詩文傳也而人未嘗不重其文與詩蓋有本之言言以人傳非人以言傳以言傳者如榮華之飄風好音之過耳以人傳者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也學者惟希其實勿務其名於以馴致乎古不難矣某聞夫子緒論久竊以此三不朽為夫子

信而亦稍自勗也東裝伊邇由樊襄一帶入關黃
葉西風衝寒跋涉學本弗植何堪重茲荒落擬於
明正赴都載侍函丈永荷栽成私心嚮往更搖搖
如懸旌焉近課一冊乞賜斧削臨穎不勝依戀之
至

逼真韓文然非褻其貌也平日醞釀既深揮筆
便肖耳螟蛉子化豈其然乎 德定圃

學愈實則心愈虛品愈高則情愈摯於斯文見
之 莊本淳

由詞章以窺源本一洩千里層次貫注文之以氣勝者中間稍易之較前明淨前後體裁亦雅近柳州弋山二兄

附録札一通

期虎文啟香亭中丞閣下馮太史歸得告領到諸碑刻及公大集且損俸惠存一一拜受謹志不敢忘公經義力追正嘉以前諸老風格而散文情文悱惻可謂醇雅真歐曾之雲礽也可傳可傳文老病窮困本寡學而近尤廢失無可復語此事讀尊

著喜吾道為不孤矣數年來東原甫得一官遽爾
下世今年又喪笥河學士此皆吾黨眉目云亡之
歎如何可言聞嗣主壇坫者公與魚門覃溪二雲
諸公宏奬風流翔譽京華而秋帆中丞延接名俊
四方之有道而能文者歸之如流水德星之聚凝
在關中
天子右文諸公卿從而翊贊之人文化成於斯為盛尤
望公黼黻其間黜浮崇實得敦樸有用之才以事
其

上保民利國實在於是此固公承先報
主之素心而文有嘉於公之仕學互進而益上聊復及
之知不嗤其迂濶也文得偏中之疾終年藥裹崇
文之席虛擬而已足跡未嘗一至西湖秋來手足
小便持行而家運惡劣精神益復委頓正不知尚
有幾何月日耳明歲仍舊館尚未知力疾能赴與
否如不能決當辭避此時心尚如懸旌未有所薄
也文三子亦粗解操觚而秋試屢薦不售公後起
有人聞之為公慶而孺仲不能無蓬歷之媿矣別

語另紙草此奉謝並候不宣辛丑十二月廿又一日文再拜啟謹空內子患乳巖之疾者越二載矣至秋而劇至冬仲之晦而下世明秋擬卜宅兆以歸其體魄而文之精亦銷亡盡矣即自為歸全之計更無可復綴得埋骨有所一旦瞑目真含笑入地矣妻喪何敢遠訃公輩通門之好不可自外且旌障聯額率欲假諸舊游銜名以為光寵而可不以聞乎此文所以赴告諸公之意非因以為利也文意不能徧白幸公代白之外有書有訃或有誄

無書或有書無訃具開於後乞照所開遣長班分
送其一書致貴同年張名天相者張為阜城令今
聞調繁未詳何縣幸查明加封寄達文不能無望
渠奏舟之助公必速寄為囑又一書寄霸昌觀察
祥名爲者祥嘗受業於文者也文又啓
先炳也夫子歸田後每馳諭 玉綸 以讀書作人
之法寶而藏之奉為座右銘癸卯秋余試竣浙
閩督學於閩所有寄存書筒及手抄夫子致札
一卷批定 玉綸 詩文稿八本俱以甲辰春繳於

樸園太守姪賈家衖衕之舊寓不戒於火可惜也此札乃得之行篋中録以附梓遡師承之有自傷墓草之久荒淚下涔涔竊不敢忘所得力云爾甲寅除夕前一日玉綸跋

上王蘭泉先生書

昨秋聚首忝附譜末帳侍浹旬瓣香有託菊月望為先慈敬卜窀穸拜別旋里思兄弟幼冲失恃十有七年痛襄大事血淚經營譬如三春寸草莫報罔極竊恐負臨別丁寧重獲罪於君子之林春暮抵秦驚聞年伯母仙遊敬寄生芻伏惟鑒納數載以來師友星散或亡於疾或歸以故或作吏風塵抑鬱不得志翹思孝履讀禮家門又睽雲雁酒闌燈灺未嘗不自悵緣慳也承示散體文源流具見敦勉至意琦以蓼園散人心粗而貌似狂

未能多讀書以自適於道先生許以上接古人誠萬有不逮而應試之作近則所見略同夫文無分於今古也自唐始有古文之名宋乃有制藝之設體製略殊神而明之法亦小異而大同至於發明義蘊運以才識助以詞華皆期言之有物古與今無不同也彼蹈空擊虛精意不存固優孟衣冠也若廣徵博引昧沒而雜見屏先正抑工揣摩者所竊笑也大戴禮曰君子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此其說可通於文而制藝在其中矣香亭近草一冊乞加斧削未審江湖萬古集中容一芥舟否

撿敝簏得堯峰文抄一本應是鄴架上物謹反趙陳卧子詩稿便中幸借一讀清商四起旅雁驚寒渭樹江雲人遐室遠先生六月之息蘭陔愛日著述必多而琦隨家兄東西鹿鹿愧絕趨庭語曰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願終執斯言弗替也

雲上風味建安格調非唐宋人尺牘生活也 鄭炳也先生

情深文明味逾諫果 褚筠心

與友人書

淮水有雙魚燕山有飛雁别来屢易寒暑未及一通音問樂令親入都詢知樂氏婿君之子也舍姪大經君之婿也今年同受業於君以應秋闈嘻君之子必鳴其盛矣余大經姪向固精於勤懼以躁氣乘輕心𣗳也語云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又云舊學商量加邃密此中意味皆可深思昨夜作家書寄寅兒自示以十二歲讀五經宸熟癸亥秋侍老親歸自山左晚過天妃閘口河水清漣風日流利抽背周易繫辭說卦雜卦傳尚書盤

庚諳毛詩豳風各章終卷不錯一字慈顔頗怡撫里閭不數月覆按已不如前年復一年功程間斷譬之人久不見追憶恍忽無復曩者篷窻掩卷瀉水淵翻之樂汝年正小宜及時勤習居業冀早成就勉之誌之大經姪余同庚者秋試有望否呂東萊先生謂教子弟不以科第爲重此說誠然然功令所垂舍此無進身之階其始得也可以慱父母一日歡心其繼也可以覘終身品節經濟非早早爲之一生吃著不盡地也東萊蓋謂學者志趨不可專注於此寧瀟科名爵位以鳴高乎君其告

余姪固而存之為拜獻先資也棐昆季以同氣參商異鄉飄零為酌囊金就一官分發尚須綿力歸而謀諸君若其家門事未深知亦不過問所謂骨肉之間他人蓋難言之夫鶺鴒華者薄本支盤妻孥者傷同氣此中情狀不啻萬端嘗讀棠棣一詩閔管蔡之不咸未嘗不歎古聖人於死喪急難中抑揚唱嘆其音何哀以思也弟素性簡懶豈於棐氏謬越其俎附成美以矜古道抑亦閱墻之遇可哀吾中大有所不忍而已非獨戚戚於瓜葛也西風釀露柿葉飛霜足下當此高秋清景為樂何

極第需次在旦晚間矣安得高卧林泉嘯傲吳頭楚尾間耶己夘中秋前一夕某白

以課子者勉姪切實深至入後須玩其叙次委折含蓄不盡處成人之美尤見古風方碧岑

鏤心刻骨之言以敦厚和平出之可以見用心之厚

受業宣材

致蔣心餘太史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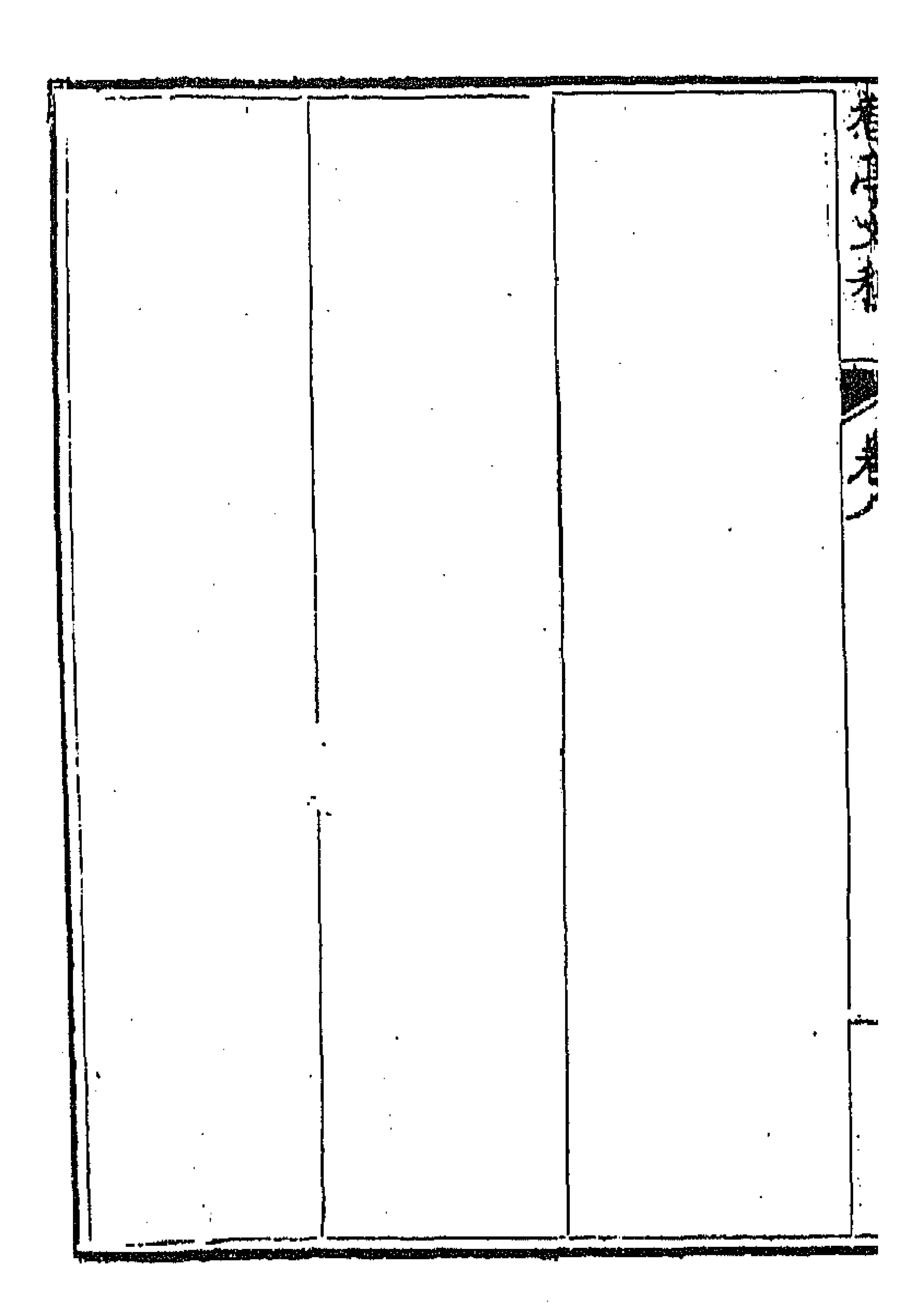
別来屢閱寒暑音問雖疎彼此道義相勗期不戾於古人之意十餘載如一日往者大兄絳幃駐越宏奬後起嵇山士彥至今稱道弗替迨移廣陵奉母来居白華孝養之思藹然于爪步秋潮蕪城春色閒遥念文選樓頭二分明月照我良朋清影團圞永誌歡慶去冬胡少寇来都詢悉行蔵旋讀詩章情懷如訴風調彌高日来退食未暇另當繼聲抑亦言不能達意故無好句若以泛泛酬應當之非所以奉教於知已也頃聞伯母仙逝曷

勝駛愕凤稔吾兄至性至情隨處流溢每於良辰高會開筵觀劇忽出涕不自禁或對客竟忘酬酢余從旁目擊亦為盡然傷懷蓋非觸於兒女之情而動以忠孝之性往往然也今歸養十餘年得于淚洒萱堂之日附身附棺必躬必慎較侍之逕聞先大夫凶信奉湯藥既僅餘長媳用美木則蓄自姻婭養生送死毫未親承徒抱恨於終天不堪回首者賢不肖相懸萬萬矣芬餘澈通家旋里附誄額一幅挽對一聯奠儀一函聊代生芻藉中遙寫哀悱佈啫不盡依依

中幅現身陪說沁心入骨具見相交以道之意 朱竹君

入後心血并出此秋聲也無處非風木之感 胡羽堯

摹寫心餘先生情態處恐朱絲筆墨所不能到入後觸目興懷語極悲愴本至情以流爲至文固宜其沁人心脾也 受業陳池鳳



答諸兄委董輯家譜書

去歲嘉平廿二日姜成到京接諸兄公諭一紙以董輯家譜見委仁孝之言溢於楮墨事關表揚先德垂裕来兹為人後者自有同心惟是增輯匪易成一家之書如来示所云歸於賅洽典贍更匪易易遡自三代而降上無掌繫之職私譜以興其後士大夫以門第相高譜牒之學亦貴經宋元明兵火之餘故家譜系漸就凌夷我祖文盛公以明洪武初始遷金剛臺家譜遂亡四伯父雞澤公於代遠年湮服舊德而懐先疇各處捜羅存册

予百餘頁一片苦心始基立矣闕畧尚多若據此冊而徒事潤色文勝於質非體也今欲增益之則搜羅宜廣尤宜確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由天地而旁推之有民物由祖宗而旁推之有族姓由父母而旁推之有兄弟自一世以至十世數十世皆由一人之身而分也故採之不廣則應附不附是棄親也不仁也收之不確則非附而附是誣親也不義也仁至義盡古人所以觀於族譜孝弟之心油然以生諸兄承雞澤公舊業欲續加增輯請於諸叔父進翰階播階蔭庭姪而聽命焉　玉綸

雖遠宦於京譬如行旅酬之禮於廟中皆以有事為榮柳窩有請馬譜以表傳兼載為是表而不傳未免太簡事實難於考証有並載詩文集者卷帙太繁似應以著某書若干卷載入傳中而詩文全集別本流傳則譜乘卷帙不至過多子孫出門亦易攜帶即如文盛公以白馬駝家譜未必不因卷冊浩繁致委全書於兵火耳至綿力所竭族間公事分應衆擎承念及長安清苦愛弟甚矣弟飲水思源亦欲報春暉於寸草所自盡此區區者肅復請安餘容續達

中間揭出廣採確收兩意本仁義以立言精當不磨

亦真懇有味允垂家法兼擅史裁　褚筠心

見得明確說得深穩直與老蘇並傳　受業秦承業

致周司馬爲從兄立傳書

歲甫入秋都中傳言木果木之役從征將卒多死事時從兄炳臣以典史守澤耳多糧站適近其地某聞信輒愯然呼曰此必從兄死矣家人方以爲怪翌日報至乃信某固知其必死第其赴死顛末迢迢萬里外欲一叩消息不可得爲悲且悵者蓋數閱月念從兄少與某共塾讀書平生多意氣精悍之色見於帖括間遇前人節義諸傳未嘗不慷慨爲某陳説曾幾日耳乃覺與在事諸君子從古

烈士於地下一命初試而成就卓卓若此此其足以不朽者矣夫忠烈之行不可以不章昆季之間尤不忍聽其湮沒每思從退食暇撰次其事而告者不詳輙復擱筆昨使者自軍中還蒙示從兄死節事甚悉且詢及生平梗概既為一一陳之益以見閣下盛德古風厚視年家子在外則訪其與站誓存亡被害較烈各情狀入又求其素行於骨肉間何眷眷不忘如是倘亦大君子本忠孝之性寓意激勸不惜奮其鴻筆發為文章之死而致生之

歟果爾則某所數月惘然得大人先生以考核之
信而有徵者見諸敘述當必過某所為萬萬者以
閣下儀型當代著作之才侔於班范若賜之傳贊
垂信家乘使臨難捐軀之節以人重益以文重則
從兄可以不死而某亦獲竟手足拳拳不忍聽其
湮沒之愫斯蒙愛莫大於是近奉
詔查辦木果木死事諸臣予祀予蔭
恩至溥也異日史館中將採其事實入昭忠傳即當持
此應之矣激切佈悃待命不宣

前路層層伏案後半照應結束昌黎之雄半山之峭兼而有之　褚筠心

疎密相間史公文法一種潔削之致恍對秋山天淨景象　受業曹振鏞

恭録家傳一篇

吴鉞傳　　周煌

君姓吴氏諱鉞字炳臣號左黄固始人父士能庠生君生三歲而孤既長貌魁岸多力性剛直遇鄉里不平事多為人排解或怒色爭鬭毋命輙慴服

不敢言屢躓于場屋乃納粟得主簿分發四川署
彰明彰縣典史借補營山縣典史乾隆丁亥戊子
間滇省方用兵兩解牛馬赴滇軍功加一級三十
八年正月
大兵深入金川委守啌喀糧站調澤耳多糧站君精
神周匝遇事敢為官雖卑大吏倚重俟功成奏且
破格用六月十一日賊犯木果木大營大帥死澤
耳多去大營六十里其大營以東澤耳多以西松
林溝赤里角溝站俱被奪聲洶洶賊垂至有勸君

走者君奮然曰吾奉命守此與站存亡分也與吾共殺賊者吾骨肉也因拔所佩刀立木城旁曰敢言走者斬衆心稍定追賊至君率兵及夫役等相接殺賊勢稍潰俄望見飛騎四面如雲集自顧敗殘士卒餘無幾流矢火光繞木城環相攻也曰死耳死耳余官雖卑恨不能報

國矣遂被害被害時猶徒手殺數人血淋漓遍體事

聞贈鑾儀衛經歷入昭忠祠蔭一子廷淦如其官

賛曰方金川未平時余以公事奉

命赴軍前聞人士言木果木之變諸君死事狀稱吳君死尤烈比還京與君從弟香亭太常言之因為余述其生平如此殆忠孝出于其性者然余與君叔為同年友知其先有以武功顯者今君文吏且小吏耳而卒能殺身成仁于以光
國典而無愧於其先也嗚呼可不謂偉男子哉

答方耐齋書

三月初五日接四兄手翰猥以亡室任夫人葬事重承枉奠指示周詳舍其舊而新是阡繪圖以寄禨祥之說我不敢知所慰者平安兩字向例作碑版文字不諱言諱重其事也豈亡者之體魄賴以封且安而忘之乎弟與君家素託姻好自庚子春假省還

一朝蹤分南北抵閩後與諸郎君判袂京華不得覘所學進境者久矣已往之光陰如掣電後生之期望

如置鄉想阿翁同此情懷耳」弟邵武試竣按臨汀州汀為牛女分野其水南流入於海出丁位利科甲故以汀名郡闔重形家言而汀為甚諸所見墓門安置備極精整前由邵而汀也在清明之後三日翠華蓮峰間塚上掛紙錢者纍纍矣頗觸春露秋霜之感因思禮經載鄉以下有圭田四牡之詩曰不遑將母古聖王恩明意美不啻入其室家代為籌畫予以祭而豐念其祿之養皆本至性至情所推及非以殄其天地生成之感為奔走公孤卿

尹百執事之具也然上所以慰勞而逮恩者既如
禮與詩之詳且至百爾君子載馳載驅自不容一
刻緩所謂士重報禮忠尤性生者乎況余奉冰鑑
於
九重之
訓歷星軺於三載之間月旦從容按期蕆事非若遺大
投艱之況瘁也以視四兄樂天倫於誦讀望佳氣
以登臨逸者忘其逸猶勞者忘其勞也君子素位
而行易地皆然要以東坡若過七十年便是百四

十之說思之所得較多健羡何似

忠孝至性流露於閒情逸致中所謂頭頭是道

也三千世界藏於一壺信然 陳伯恭

不作尋常寒暄語澹思濃采委折盡致 受業玉保

答任澄源書

累世朱陳連理中斷兩接手書知汝迎柩於大山旅次臨穴於鶴峰橋邊彌深感戚汝父甫去世又遭汝母喪家門如此夫復何言寄莫一緘聊備生芻大淮日夜流未足喻老淚之滾滾耳前郃武歲試竣拜汝曾祖遺像詢及老諸生猶有能言先太守遺事至泣下者歸而告之汝祖姑母將作信寄汝家知之未幾汝祖姑母與汝父母俱後先去世茲於科試衡校之餘漏殘燈炧輒舉五十餘年所聞所見哀愉忻戚往來於懷不能去由歲

試而思所聞餘韻流風既景行以傷隔世由科試而遡所見譬若珠光泡影轉瞬增悲每吟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之句不禁三嘆焉恐修名之不立也嘗聞族之大也如大木然入地深者參天必茂若發洩太盛受之以畜而後歷久常新古人所以於隆隆炎炎之家恒致警於再實之木其根易傷也諸郎君勉乎哉承先澤之未艾培生意於無窮以有剩必復者易否為泰尚其勵潛修光祖德俾余親見之為破涕一笑焉則幸甚

中幅大言炎炎要實不易之理較馬明德所云發揮

尤爲酣暢　徐雨松

畫雲漢圖則熱畫北風圖則凉境由心生也兼斯二者於尺素中忠告之言畫工之筆　顧星橋

從拜瞻遺像敘入貌未瘁而神已傷歸到箴勉意作結名言可佩筆墨之感人深矣　退菴二兄

致孔雲楣書

啓者舍妹抵都後即患腰癰調治月餘甫平復接東信知大甥瘋症復發致甥媳胎隕各情節頗悶於懷嗣於六月初接患傷寒症延醫王姓及雲坡司寇所舉黃姓醫參酌立方未見轉機以戚進士通家參黃並用法試之似得手專服其方祛邪雖退而胃不開延至七月七日戌時辭世痛哉骨肉之情本不容已送死尤大事為購得杉枋及一切附身棺之具以含以殮既固既安十七日移厝尼庵發引時不用僧道從孔氏教也令走信

奉聞存亡離合大數使然幸勿過悲致觸尊慈懷抱大甥瘋病已久若遇神清飲痛時額請来京扶柩當力止之母令在途滋事吾妹與大弟結褵三十餘年僅貽此子所望怙而兼恃留心防範加調治以冀漸痊他日得見舅如見母則幸甚書至此淚涔涔下矣大弟六月暫息清況素所深悉老母年高未可遠離晨昏侍酌委妥人到京搬柩自當稍申將伯吾妹未卒之前二月第八兒以病夭後二日歸葺家孫女亦亡愚於心緒惡劣左右支絀盡區區兄妹之懷約計前後糜五六百金力不

從心不忍不及情也為作輓聯有五十三年往事令情賸有老兄悲鴈序千二百里生離死別惟聞嬌女泣萱幃之句雙星節到人遠東山暮雨瀟瀟悲深同氣可想見此時情況矣吾妹病革時向東揮淚以不及與姑言別為恨囑寄銀十兩奉甘旨作遺念此項暫為存貯與所遺衣飾箱件令甥女檢明書單於棺旋日寄去魯峰令弟均此道念不盡言

據事直書字字血性　胡雲坡

凄風苦雨吹洒毫端輓聯語意尤極酸楚天地間不

朽至文惟情真人為能道出不以搭遮風雲月露為貴也　任畏齋

詳死喪之事申忠告之情言真意摯質而彌文吾叔每進姪等而訓之曰文章政事不外五倫須從誠字做起讀二書洵以身示教矣　姪炳文

覆孔雲楣書

八月廿三日平蔡二紀来都接讀手書一字一淚大弟以多年伉儷未及視含惻焉腸斷矧先以杖杖之感繼以期功之喪聞茲惡耗為增悽然来紀扶柩令由陸路東歸雲坡司冦以戚誼備極關切所有奠分五十金額一及鄭比部東亭奠分三十金聯額一余處賻儀百金奠儀百金聯額一與所遺衣飾箱篋屬呈銀件統交帶回来計分送諸戚經濲通家宋侍御酌致諸相知榘公幛一祭文稿為易數聯貴切當也葬期為擇定葬事量

力行之禮以稱爲宜也吾妹殁後大弟閨中少一直言匡助之人總以遇事詳審脚踏實地爲承家經久之計大郎抱病大弟以父兼母道錢家兒婦加意鄉之六郎讀書亦緊要事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也魯峰令弟至性人也諸事可以諮商竊嘗謂人生百行孝固難友亦不易兄弟本同氣也其後日離日疎間之以妻子分之以門戶求無改於童年聚首推梨讓棗之情味雖士大夫猶或難之無他嗜欲深而骨肉之性易漓也以余所聞於魯峰可謂始終如一者余有感於妹之存亡而於君

兄弟間益神往不置已余前年冬六旬初度劉石菴前輩所贈楹聯有松以凌霜還益壽鶴因警露更高飛之句得頌不忘規意因思半生順境毫無動忍增益之處比年來余與大弟皆有不如意事未必非天所以玉成晚節每對楹聯而慙且奮也金剛經爲儒者所弗道要其大意言佛在心頭受之以戒成之以忍與吾儒所言實在工夫是一是二願彼此共勉之勿以泥佛土佛相況也遡自閨中迎娶輾轉於悲愉欣戚忽已黃花暮影附於姻婭闕情愛德贈言之例由扶柩諸事而瑣及之

願大弟勿馳想於聲華益敦篤於倫理即亡妹亦當含笑地下耳諸希珍攝不宣

從閨中少匡助說起逐層闡念入後交勉以道愈轉愈深真輸心誓臆之文 紀曉嵐

發揮友道一段令俗子情形畢現於方鏡之中要其意理又自妹沒時觸緒生來並非題外枝節讀者於此可悟離題發議之法又可悟按題發議之法 受業陳池鳳

與閩中丞書

棲開煙雨人仰靈光每於鴛湖客至敬聞大人菌昂頤和起居納吉南雲遥望企念彌深遡自庚子

初春扈

蹕王營假旋梓里追隨旌節垂照良多嗣於丙午嘉平由閩而北吳江停櫂話舊談心洵歐陽公所謂其来有自者髙門世德至今猶心佩之戊申夏間曾

於熱河

直廬數朝盤桓追辛亥秋仲

恩命還鄉軺車遄發不惟攀送無由即彼此往還三過
尊齋亦未得望見顏色一叙濶蹤私懷彌覺歉然
伏惟大人清操碩望中外交推東山復起自當在
指顧間總之電光泡影一切如是凡過去現在未
來心俱不可得此其中原無實無虛即所謂無意
必固我於其間與吾儒素位而行之道確有合者
惟有敬以持之順以俟之庶幾無所著而生其心
還得本來面目耳想深於此中五蘊皆空者早應
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不生法相也風便泐候肅鳴

積悃寄呈近作二首竊附於素心相質之義諸惟

台鑒不宣

竟體雅潔後段於儒素工夫確有體認是宋人說理文字非泛作仙佛觀空語也　褚筠心

引内典以附儒經識解之超具見根氣之厚　受業戚惇崇

香亭文稿卷九

蓼園吳玉綸香亭

先考湛山公行狀

我先考之見背於乙酉秋也先二兄玉衡甫歸省赴任永州玉綸則於辛巳涿州旅次即成永訣苫塊搶呼有行述一卷告哀也先兄辭世益傷孤露爰遡先德而質言之無溢無漏將以垂久故為狀曰考姓吳氏諱士功字惟亮號淩雲一號湛山先世江西瓦西壩人遠祖諱文盛仕

於元龍世職以武功顯明洪武初以白馬馳家譜偕胞兄文貴泛武昌遇流賊譜失馬亦死遂抵河南商城金剛臺下今文盛公塋旁有白馬墳在焉先考八世祖巍公嘉靖乙酉科孝廉文盛公後也愛張庄風土淳朴乃由商城而固始而卜居於此巍公生彥洪公彥洪公生昺公昺公生来聘公来聘公生志善公皆列膠庠高王父若谷公諱自榮志善公長子邑庠生以孝友聞殁與弟自顯同塜曾王父力堂公諱宏緒若

谷公第二子邑廩生投償假銀於氷勸以酒食其人慙感順治庚子歲歉出所儲賑饑事詳州志王父南長公諱用烈力堂公第六子學問涵以肆由歲貢生官淇縣訓導時稱南長先生以文河鼓浪頹其齋通形家言族人貧不能葬擇已地吉者與之康熙己亥夏淮水溢具舟載糧以濟存活千餘人事詳縣志自曾王父以下均以先考官累贈中大夫玉綸官晉贈資政大夫應贈光祿大夫曾祖妣楊太夫人祖妣王太夫

人繼祖妣陳太夫人均累贈淑人晉贈夫人應
贈一品夫人先王父生子九人先考行六王太
夫人出也生有夙慧年未冠於學無所不貫性
嚴重嘗讀書張庄梓潼廟廟義田王父設也負
耒横經足不入城市為名諸生二十年壬子舉
於鄉癸丑成進士
世宗憲皇帝廷策授翰林院庶吉士丙辰今
皇上御極之元年改吏部稽勲司主事陞文選司員
外郎考功司郎中三載吏不敢欺銓政以肅已

未擢湖廣道監察御史巡視南漕明年巡視南。城稽察萬安倉掌京畿道事自入臺垂三載奏。吏部開陞京堂宜由選司開列滕官宜由功司。漕務運丁宜嚴盜賣漕員宜懲貪婪督撫題補。州縣宜變通奏帶人員宜停罷俱報可。

時翰詹科道官分日撰經史講義進呈先考以尚書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講義進蒙

召對向例非大臣不名對蓋異數云辛酉有以先考狗庇屬官奏者由都察院吏部以指揮鄭某違

例用刑業經指參並無徇庇奏覆
詔原奏者降二級用復
命巡南漕未行適閩督奏陳池玉開墾埠塘事詞連
先考初被劾閉户玩周易怡怡如平時旋得白
治池玉罪如律壬戌出為山東濟東泰武道癸
亥七月丁王母陳太夫人艱服闋補直隸大順
廣兵備道丁卯調山東兗沂曹道屬郡饑辦賑
心力畢瘁次年
皇上駕巡山左奏對災黎情形稱

旨再截漕米六十萬石以賑即
命董其事乃周行六十餘州縣俾無遺濫民以不饑
先是調湖南糧儲道大學士阿襄壯公巡撫山
東以端方練達熟悉民情奏留辦賑秋七月事
竣改山東糧儲道己巳督運抵通遷山東鹽運
使壬申夏東昌泰安沂州蝗中丞鄂公飭令捕
蝗令不力先考以告中丞慭欲盡劾罷之先考
從容解曰劾一令去委一令來中間更代延擱
是予蝗以時日滋食民膏耳矧盡劾耶請展限

蝗不盡倍其罪許之蝗立盡是役也先考晝夜觸暑奔馳數百里凡六七十日以故事得舉自此得腹疾遇炎暑輙發先考在運使任藨不自潤中丞準公鄂公大學士陝甘制軍楊公咸倚之凡五載屢攝藩臬篆與卓薦者二甲戌陞西安按察使撫臣大學士桂林陳公也深相得先考以臬司民命所係案牘必再三閱慮秦民戇愚擉科條中易犯者令州縣刋木榜示民俾知趨避時用兵西陲初設臺站先考署西安布政

司事飭所過軍馬次於郊毋入城聽百姓具芻糧與軍交易而退軍民宴然乙亥夏西師告捷晉秩一級丙子調湖北按察使楚俗狡黠多訟先考遇疑獄輒坐燈下反覆求之必得情乃就寢不得則往往達旦某縣有黃某者私人婦婦别有私黃賄人剌所私者死復賄人以應其罪獄具矣先考疑之覆訊得實正其罪所平反多類此丁丑七月以臬司奉

命護巡撫印治廣濟縣獄置私徵加派諸蠹書於法

積弊肅清是年江南河南饑
命撥江西湖北倉糧五十萬石運交分貯湖北應碾
運二十五萬石先考多方催飭分五次起運限
五日兑開各運如期集事八月陞西安布政使
十一月
命護理西安巡撫時延榆鄜屬災議撥寧夏府及綏
德米脂清澗吳堡四州縣米麥充賑先考以河
運則河易氷必俟堅厚乃可渡駝運則山路險
重以氷雪尤難行二者均利在速奏請添雇驢

縣輓運復奏毗連州縣勘不成災者請緩征

上從之又奏嚴司庫交代請於撫藩離任接任奏請

陛見時以庫項存貯支銷清數附

聞

上嘉所奏著為令是月調直隸布政使戊寅三月調

西安布政使仍護理西安巡撫四月赴陝途中

奉

旨授福建巡撫仍留署西安巡撫兼管布政司事七

月

勅加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副都御史提督軍門計自丁丑暨戊寅秋僅一載由楚臬而䕶楚撫由陞陜藩而䕶陜撫既調直藩再調陜藩再䕶陜撫至是授閩撫仍留署陜撫兼管陜藩古所謂一歲九遷其官者蔑或過之先考所以夙夜氷兢圖報

皇上眷顧之重而不知所出者也是年延榆災奏蠲積年逋懸又購騾三千頭供西師凡地不產騾及產騾而地瘠者令弗與延安府兵糧例兵由

府領糧由縣運奏改就近徵支隴州汧陽額徵屯豆民不支貸歲積紅朽奏改折色陝多麥少穀奏倉穀用麥抵以從民便

上皆允行春民德之九月涖閩任閩海疆通番夷俗悍多棚民素號難治先考撫輯控制悉心經理會臺灣府風災長樂福清晉江南安同安漳浦詔安等縣旱賑饑緩租貸種食民以大和明年獲南洲盜南洲為閩縣地在江心四面阻水初有薛鉌太者聚黨為盜藪經前撫臣捕斬之其

黨劉良福復為盜與薛德清游艷艷等十八人行刼附之者衆剌人眼灰漆人面散布水陸為害官捕之沉哨船弁兵溺焉勢甚張至是被獲誅良福餘多待以不死黨羽散奉

旨嘉與晉一級於是改汛塘於要地變巡哨之舊法而南洲無盜患矣又有林成功者黨七十餘人託業漁户為盜於江南閩浙間先考盡獲之隨

奏陳四款一漁船責取船主澳甲保結乃准充一出口應立限逾限不還者坐船主澳甲一貨

物應稽驗以杜夾帶一帆檣宜大書名號以防匪竊由是閩盜屏息閩屬臺灣隔越海外禁私渡而土地肥美閩粵人往墾其地者既立業欲歸則棄業又不得來迎其家大吏憫之往往奏寬其禁旋停罷先考特以其情疏

聞略曰凡有渡臺人民禁絕往來不能搬移現在臺地漢民已逾數十萬其父母妻子身居內地者正復不少若棄之而歸則失謀生之路若置父母妻子於不顧更非人情所安故其思念父母

繫戀妻孥實有不能自已之苦衷以致急不擇音冒險偷渡百弊叢生伏查乾隆十七年原任臺灣縣知縣魯鼎梅纂修臺灣縣志云內地窮民在臺者數十萬其父母妻子俛仰之資急欲赴臺就養格於例禁羣賄船戶頂冒水手姓名掛驗婦女則用小漁船夜載出口私上大船抵臺復有漁船乘夜接載名曰灌水經汎口覺察奸梢照律問遣國刑當其罪而杖逐回籍之民室廬拋棄器物一空矣更有客頭串通習水積

匪用濕漏船隻收載數百人入艙將艙蓋封釘不使上下乘夜出洋偶值風濤盡入魚腹比到岸恐人知覺遇有沙汕輙趕騙離船名曰放生沙汕斷頭距岸尚遠行至深處陷沒泥淖中名曰種芋或潮漲漂溺名曰餌魚窮民迫於饑寒相率入陷阱言之痛心志言如此臣思愚民之被害奸梢之肆惡曾鼎梅身涖臺灣見聞自確載諸邑乘考訂非虛臣一載以來留心察訪實屬確有之事然卒未有因陷溺而告發者緣在

汪洋人跡罕到之地被害者既已溺於波臣倖免者亦緣自干禁令莫敢控告故例禁雖嚴而偷渡接踵臣計自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至二十四年十月一載之中共盤獲偷渡民人二十五案老幼男婦九百九十九名口內溺斃男婦三十名口其已經發覺者如此其私自過臺在海洋被害者恐不知凡幾伏念內外民人均屬
朝廷赤子向之在臺爲匪者悉出隻身無賴若安分良民既已報墾立業有父母妻子之繫戀有

仰事俯育之辛勤自必顧惜身家各思保聚此從前督撫諸臣所以疊有給照搬眷之請也及奉准行過臺以後亦未有在臺滋釁生事者乃因奸民偷渡致令良民在臺者身同羈旅常懷內顧之憂在內者悵望天涯不免向隅之泣以故老幼婦女煢獨無依之人迫欲就養竟致挺而走險畢命波濤非所以仰體我

皇上如天之覆一視之仁也合無仰懇

勅部定議嗣後除內地隻身無業之民及並無嫡屬

在臺者仍遵例不許過臺有犯即行查拏遞回
外若在臺有業良民果欲迎其祖父母父母妻
妾子女子婦孫男女及同胞兄弟過臺者許赴
臺地接管官報明籍貫眷屬姓氏年歲册移原
籍覈覆給照回籍搬接其在內地眷屬欲過臺
完聚報明該管地方移臺核覆申督撫給照亦
如之過臺時驗照放行如人照不符而放行及
濫給路照各當該官司均分別議處其餘偷渡
人仍如舊例嚴禁疏入下部議行他若試武闈

兩次必嚴得干城也署學政錄遺必愼廣掄才也酌私鑄情罪輕重恤民命也改部武兵糧白米為糙米令漳泉富商運買延建各府陳穀平糶寬臺厦商船米禁買補倉穀四十六萬餘石撥運十萬石以濟浙賑重民食也減承辦限期以清案牘暨設州縣自理詞訟審報格式以免拖累計每年通省所結一萬七八千餘件所存不及二千件勤民事也凡有便於人者必具奏

奏必得

俞旨撫閩四年所以興利除害者 玉綸亦不能詳今
舉什一於千百以見惠愛在民由
皇上信之深任之重也辛巳以會審提督馬龍圖侵
餉事坐失出赴北路軍營効力 玉衡玉綸具呈
請代經軍機大臣轉奏有且冷伊父往之
命次年
予歸八月抵里門以 玉綸等擬乞假歸省馳諭曰吾
受
上恩曠職負疚今

賜還爾等宜何如銜感如圖歸是爲忘
君恩不忠逆父志不孝吾得閒靜自養眠食殊强健
汝等勉之毋以我爲念又三年卒卒之時玉璐
垂長尺許先考幼侍王太夫人疾禱於神請以
身代獲愈在德州官署命玉綸等歸里治陳太
夫人葬事自命遣時即齋食事竣乃已卜葬王
父於道堂寺手足爲之皴裂耕讀墓旁壬子秋
於田間聞捷音以不及逮王父母而泣去道堂
寺里許爲雙樓別墅王父讀書處也古木綴平

橋水田稻舍安置琴樽花鳥於煙靄中吳楚間名宿暨同時縉紳先生如閻戒過家西樵先外王父永春公相與吟咏其間而後起蒸蒸咸擬燕山五桂之風先考尤見重於永春公遂以吾母任太夫人來歸先珵五伯父母遺孤也甫四齡多病吾母撫之後入庠即娶太夫人姪女為室李太夫人山東巡撫諱熠公孫女早失怙舅氏陳宗伯諱德華養女也為先考繼配守吾母治家法哭吾母遺像尤痛自任李兩太夫人後

先棄世庶母張孺人來侍二十餘年從未假以辭色嘗自笑氷署如僧舍先考以義制情者大抵然也友于之愛最篤四伯父斗山公宰雞澤聞抱病頻遣使致參苓命玉衡馳營身後事與七叔父披雲公暮年聚首猶是舊宅同居風味玉堂弟叔父少子也每喜置膝上曰當為阿姪得佳婦已遂締姻於永春公孫女若十一叔父越千公以久困場屋為捐縣佐若兄琤鉞珙珣以官於外訓備周若姪編修鼎雯安西牧貽桂

以少孤愛更切其餘施諸族屬姻黨者尤難更僕數先考猝遭變以地僻求美木不可得任司馬鉊為其母預蓄棺乃以進至易簀屬纊以含以殮皆叔父弟兄子姪輩經營中禮庶幾無憾此亦足徵厚德及人所致然而言之心感思之心痛蓋二十餘年於茲矣 玉綸等幼失恃惟先考是依出就外傅義方之訓必嚴大則杖小則跽雖公事繁弗輟也癸亥讀禮山莊課兄銳及玉綸等口講指畫動至漏下三四十刻或敘先

人嘉言懿行與所歷場屋辛苦感遇

聖恩輒欷歔重爲淬厲更諄諄於倫紀之教義利之防刻薄之誡玉綸等雖至愚極陋得稍有成立獲齒於士大夫之林者先考訓也且喜掖人於厄人有善急成之衛司空諱哲治以詩文見賞一字之誤未訂辨稍遲若自慙也胡雲坡司寇初来見曰吾鄉理學前輩子也用圓體方大器之時司寇方官京兆通判也居恒自謂待人惟忠厚之心自勝在義理之氣順逆之數聽諸天

始終之節慎諸已一生得力大半在新吾語錄

中。嗚呼先考以固陵世德之傳當

景運重熙之會依

先帝之末光揚

聖人之休命樹清要之聲華秉封疆之節鉞

褒嘉與

錫賚頻仍追章先世澤垂後人自先考歸里玉衡由

郎中出守玉綸由庶吉士授檢討每引

見必垂問老親近服闋玉衡以觀察肅州因公抵巴

里坤猶有述先考丰采嘖嘖稱嘆者指老屋數
楹謂前于役時所寓也聞而泣下久之玉綸游
歷鄉貳初以庵
暉之暇
恩准展墓及較士八閩頌先德者始終如出一口此
皆先考受知於
天子者深故推未竟之
恩以逮後嗣得馳驅於山陬海澨覬遺澤於未艾也
先考行誼政事已敘入

國史採諸省志而玉綸追而述之於忠孝仁愛之性隱微幽獨之功尤加詳焉所以申明夫受知有本推恩有自永永念之曷圖報於奕世子孫無敢忘且以告立言之君子先考生於康熙已卯年正月初五日辰時卒於乾隆乙酉年九月二十八日丑時享壽六十有七雍正癸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授中大夫晉贈資政大夫應贈光祿大夫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等處

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加三級配先妣任太
夫人湖廣辰州鎮總兵諱宣勲公孫女福建永
春州知州直隸山海關同知諱秉權公女繼配
先妣李太夫人山東巡撫諱熠公孫女候選同
知諱盟公女均累贈淑人晉贈夫人應贈一品
夫人子二任太夫人出長玉衡貢生授中憲大
夫甘肅兵備道娶韋氏封恭人候選州同知諱
承基公女次即玉綸辛巳進士翰林院檢討授
通奉大夫現任兵部右侍郎娶任氏封夫人福

建邵武府知府候補道諱煥公女女一李太夫人出適聖裔候選員外郎孔公諱廣祚子湖北監利縣知縣貽烜孫鼎颺庚子舉人內閣中書承玉衡嗣娶馬氏禮科給事中人龍公女鼎枚國學生聘江西南昌府知府黃公良棟女鼎輔聘光祿卿蔣公曰綸女鼎銘聘山西雁平道郎公庚曾女旬八聘原任福建陸路提督任公承恩女壽保聘刑部尚書胡公季堂女孫女一許配江西瑞州府知府祝公肅子一許配湖北布

政司陳公淮子一許配福建延建邵道元公克
中子一許配江蘇候補道方公燂子一許配廩
生方公熊子一許配禮部侍郎劉公躍雲子一
尚幼曾孫以醇聘候補州判宋君林女次二尚
幼曾孫女一許配候補通判韋君協夢子次二
尚幼謹撰次如右幷乞同年大學士王公杰塡
諱乾隆戊申春仲孤玉綸謹狀

前以時敘為經後以事敘為緯忠孝之旨溢
露毫端臺民移眷一疏愷惻詳明得古大臣

為民請命之義文於序次簡要中載入全疏尤見龍門史法 褚筠心

紀國恩之厚溯家學之源質語深情言歸體要 項豫齋

至敬無文述先世學問功德而求工于文字已失立言之本讀吾師此作事事朴直叙去絶不為膚詞諛語而先人生平行事本末具見高處只在一質字而情至而文自生則魏文帝所謂筆墨之情殆不可勝者乎 史業成學標

恭錄家傳四篇

贈資政大夫吳力堂公傳　　劉　墉石菴

公姓吳氏諱宏緒字克家號力堂先世江西人有仕於元者曰文盛以武功顯明洪武初遷河南商城之金岡臺六世祖巍由商城遷固始之張庄世以篤學重庠序公父自榮自甲申後即不與科舉課公讀書甚嚴維時流賊決河灌汴城居民蕩析我

朝甫定鼎學使駐河北淇縣調各州縣生赴之固

始去淇縣千餘里公承父命赴試村墟經兵火後行竟日少人煙草竊時出沒道旁白骨如麻鬼哭魈吟陰風淒人心耳而公以單騎走氣益壯登覽益廣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豪傑而文益以跌宕自喜計往來十七日補學官弟子員歸省公之父意甚慰也公執喪廬墓三年奉父之柩與叔父自顯合塚遺命也撫孫從子六如已出族之貧苦者濟之不婚嫁者助之不能殮且葬者以棺與地周之歲大饑里中多餓

者出粟賑之有以假銀償者勸以酒食曰吾本
不欲汝償若仍與汝汝將他誑將不利於汝枝
之水其人憖感去張庄南十餘里為雙樓别墅
公讀書處也古木平橋撫琴樽於空濛煙靄中
貌肅而神恬學慱而志大每以兵火餘生得享
太平之福五六十年不得一第慨然嘆曰余老
矣其如命何而公之門人卓卓多所成就于五
人孫九人曽孫之及見者七八人迨後以經術
光顯皆公訓也公之訓子弟也凡歲除前一日

解館正月朔四日開館平時不飲酒非入泮不著絲縷管絃之音不入後堂喪祭事僧道不入門凡循循雅飭寧朴毋華望而識為張庄吳氏子弟也吳氏至今守公家訓罔敢越公以孫士功由庶吉士至福建巡撫贈如其官以曾孫少司馬玉綸前在太常寺卿任

貤贈資政大夫壽八十有二丁未秋仲撰

贈資政大夫吳南長先生傳

程晉芳魚門

歲庚子夏吳中丞玉綸彙其祖南長先生傳及

河南省志鄉賢傳示余余讀竟而嘆曰夫其肆力於學足跡不入城市以其產之厚者易諸兄弟教子弟暨門弟子毋近利毋好名請於官立責善公非鼓二警其鄉人凡所得於學必期身體力行有濟於物學者稱南長先生以文河鼓浪顏其齋洵無愧也而陰德之尤大者方康熙乙酉夏淮河漲環河以南為張庄地勢特峻水將及其河北一帶巨浸也重以陰雨浹旬不能涸民多溺死其存者漂泊呼號或棲於樹之巔

危樓之脊就稍高處而蟻聚焉不得食旦夕且死先生亟募善水者等舟數隻載米及錢曰救一人與汝錢五百援舟而上者踵相接也食以粥且食且救舟且滿登之南岸舟往來日再三且十餘日所全不下數千人嗚呼此一事可以風矣先生諱用烈字南長號牧伯先世江西人其仕於元者曰文盛襲世職以武功顯以白馬馱家譜汎武昌遇流賊譜失馬亦死始遷河南商城金岡臺下今文盛公塋旁有白馬墳在焉

所稱白馬吳家是也七世祖魏再遷固始之張庄代有文人邑廪生宏緒先生考也先生歲貢生選淇縣訓導未赴任卒子九人孫曾五十餘人類能有所樹立其卓卓者文章政事後先領袖中州孫鉞以主簿死木果木之難入昭忠祠官雖卑亦足與諸君子光先生也先生以子士功由庶吉士官福建巡撫

累贈中大夫以孫玉綸由檢討前在太常寺卿任

晉贈資政大夫

論曰由明以來河南甲族推新安呂氏今呂氏寖衰矣而固始吳氏盛焉同時光山胡氏亦以經學起家然彼以晚年而遇吳氏則遲之又久而後發余嘗與中丞比鄰居猶未蘇其先世所積也而今乃知之人亦孰不欲其子孫富且貴而不能以天所好與天惟異夫以己之所好與己何也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胡不聞南長先生之風也

吳中丞傳　董邦達東山

公姓吳氏諱士功字惟亮號凌雲一號澁山先
世有仕元以武功顯者曰文威明洪武初避兵
以白馬駝譜由江西遷河南商城金岡臺其由
商城遷固始之張庄則自八世祖魏始代以耕
讀孝友世其家大父宏緒邑廩生父用烈歲貢
生司訓淇縣皆常出其家財活難人人謂吳氏
有陰德其後必大公天資絕人未冠以博贍稱
為文恥詭遇困場屋者二十年雍正壬子癸丑
聯捷選庶吉士乾隆丙辰散館改吏部累遷至

郎中遇事能立堂上與大宰爭是非己未遷湖廣道御史尋掌京畿道數上章言事有直聲適閩督奏土豪陳池玉開墾竿塘事詞連公旋得白或謂公宜謁謝白公誣者公曰固彼職也何謝為壬戌出為山東濟東道未幾以後母喪去官丙寅起為直隸大名道明年移山東兗沂曹道賑屬郡饑是年

上幸山左奏對稱

旨轉督糧道再遷鹽運司使五年鹺政舉頻攝治藩

臬事大吏賢之再以循卓薦甲戌遷西安按察司使丙子移湖北秦民愚輕犯法楚民黠善舞法公兩治之獄多平尋攝巡撫事時廣濟縣民苦私徵久矣公立縛羣吏至悉置之法諸官吏聞風皆斂手不敢為非丁丑秋遷西安布政司使冬移直隸明年三月再還西安尋

命巡撫福建猶留攝陝撫事七月蒞閩公所至以民食為根本尤重捄荒初在山東歲旱蝗大吏怒捕蝗令欲悉劾罷去公爭之則請親往瘞馳烈

日中日數百里至則蝗立盡不為灾西安延榆
鄜三郡歲不登路險賑粟不時達民旦夕且死
公更運法飛輓立至籍其積年逋懸數
上聞盡予除免及戡任外則臺灣以颶風告壞民田
廬殺人畜內數郡旱種不入土民大饑公不暇
他事立奏請發粟緩租貸種食各事宜行之民
用完聚無流亡南洲者閩之盜藪也在江中阻
險有劉良福者踞為巢與副賊游艷艷等十八
人放賊四劫刺人眼灰漆人面沉哨船弁兵溺

馬又有巨盜林成功亦聚黨數十人當是時閩苦盜盜且及江浙公至不數月次第就縛誅其魁餘皆待以不死閩盜平又奏寬臺灣私渡之禁便閩粵人之在臺著業者得迎父母妻子以自完其家臺民德公至今語及前事猶感激泣下也公之為政剛而不殘仁而不弛為外吏二十年持是道不變在閩四載被

上眷益厚辛巳以泉問提督馬龍圖侵餉事坐失出

命往北路軍營効力明年

恩旨予歸又五年乙酉九月丙申卒春秋六十有七
初公還里二子均官京師請歸省公不許
上每見公二子必問公年齒衰壯人以告公謂公將
復用公曰
聖恩高厚苟復出必以死報既而自循其鬢髮則又
歎曰吾已不堪復為世用矣卒之夕呼其家人
曰語兩兒好為之言訖而逝無一語及家事嗚
呼可以知公之心矣公祖父均以公貴贈中大
夫祖母楊氏母王氏繼母陳氏均贈淑人夫人

任氏李氏贈亦如之子二玉衡刑部郎中知湖南永州府玉綸乾隆辛巳進士翰林院檢討

論曰公起自耕讀中為
國重臣後雖去位名亦足以顯于天下矣乃予聞公曾大父自榮與弟自顯相友愛歿而命與同塚又聞公幼侍母疾禱於神請以身代若神許之愈然後知孝友之流澤長也嗚呼休哉

誥授中大夫應授資政大夫原任福建巡撫提督軍務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

公墓誌銘　　鄭虎文炳也

乾隆三十年歲次乙酉九月丙申

誥授中大夫應授資政大夫原任福建巡撫提督軍務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公卒于里訃於

朝朝之士素與公游者知公受知

天子深蓄德褎施行起大用而卒不及俟以竟所學相與歎息泣下走唁其孤檢討玉綸於邸舍玉綸則纍然喪服頓首涕泣乞銘於其師編修鄭

虎文曰不孝即日徒步出國門忍須臾死將謀葳先人於吉兆維先生文直而不華敢請銘文曰公行應銘法勿敢辭明年拜使者于庭以公狀来按狀公姓吴氏諱士功字惟亮號凌雲一號湛山先世江西人其仕于元者曰文盛贈世職以武功顯始遷河南商城縣八世祖巍再遷固始之張庄又五傳而至自榮邑庠生殁與弟自顯同塚代有偉人里式孝友是生公祖宏緒邑廩生歲饑嘗出粟廩食餓者宏緒生公考周

烈淇縣訓導通形家言族人貧不能葬輒擇已地吉者與之淮水溢具舟糧活人人用是知吳氏後必有達者均以公貴贈如公官祖母楊太夫人母王太夫人繼母陳太夫人均累贈淑人應贈夫人公生有夙慧性嚴重能委已于學嘗讀書張庄梓潼廟終歲斷跡城市雍正十年壬子舉于鄉明年成進士入詞館丙辰今

皇上御極之元年改吏部主事累遷至監察御史歷湖廣京畿道時督撫臣輒奏請以所知官自隨

溢不法公奏罷之巡南漕漕官貪縱丁盜米賣不問奏設科禁又進尚書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講義

召見蓋異數也未幾閩督某奏他事詞連公旋得白或謂公宜謁謝白公誣者公曰此是彼職何謝為其嚴正類如此壬戌出為山東濟東泰武道居後母喪去職服闋起為直隸大順廣兵備道丁卯移山東兗沂曹道是年屬郡饑

駕幸山左

召公入對公具以狀聞
上爲再截留漕米六十萬石即
命公董振既事民忘其災轉督糧道再遷鹽運司使
廉不自潤壬申夏東昌泰安沂州蝗吏捕不力
公親觸熱晝夜馳數百里晝六七十日所至蝗
立盡大吏嗟賞上其勞又以循卓薦者再
上由是知公才駸駸乎向用矣甲戌遷西安按察使
丙子移湖北湖北多私徵廣濟爲甚丁丑會公
攝巡撫事窮治其獄羣吏咋不敢蹈故習民用

完實是秋遷西安布政使兼攝撫篆冬移直隸
明年春再還西安未至遂有巡撫福建之
命未得替仍留攝陝撫延榆鄜災民旦夕且死公更
輓運法以濟道殣之未入及入未備者皆以丐
之地之多麥者用抵倉穀從民便又奏更司庫
交代法
天子下其章于天下著為令首尾一載法成令修七
月
敕加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蒞閩任至則

臺灣以風災告長樂福清晉江南安同安漳浦詔安等縣以旱告公立馳奏發倉廩緩歲租貸種食民以大和明年獲南洲盜南洲四面阻水初為盜薛熊太所覆伏能太誅其黨劉良福者復嘯聚勢張屢不利于舟兵又有林成功者叢漁為盜於江南閩浙間黨各數十百人公皆收縛之誅魁釋從閩盜屏息臺灣海外上郡也禁私渡而民犯死偷渡者日益衆故臺灣令魯鼎梅修縣志略云內地窮民在臺者數十萬其父

毋妻子欲就養格于禁例賄船戶冒水手姓名掛驗婦女則載以小船出口上大船抵臺復用船接載率以夜行名曰灌水更有客頭勾通習水積匪用濕漏船妝載多人入艙閉艙封釘遇風則盡入魚腹比及岸遇有沙汕駐之上名曰放生沙汕斷處或距岸遠行沒泥淖中名曰種芋或潮漲漂溺名曰餌魚窮民迫于饑寒相率入陷阱如此言之痛心公于是據志語入告請弛禁從之撫閩三年凡有便于民者必奏奏必

得

俞旨刑德並流民彝安之既而提督馬龍圖以侵餉

論繫公治其獄坐失出

命往北路軍營効力時辛巳冬也明年

予歸又五年卒年六十有七公篤于至性幼侍母王

太夫人疾籲神以身代若神許之愈事繼母彌

謹葬贈公于道堂寺躬負土手足皴裂撫兄孤

子琯如己子卒為名諸生公體幹修偉美鬚髯

為人沉毅有大略能拯人于厄好直言意度豁

如○也○既歸田終日擁書坐一室時公二子官京師每見

上

上必垂問及公或以告公謂公當復用公○瞪○目○曰○果○爾○必○以○死○報○既○而○自○引○其○聲○曰○臣○精○已○銷○亡○恐○不○堪○復○為○世○用○矣○則○又○欷○歔○若○不○自○勝○者○卒之日遺命爾兩子盡心官守無一語及家事聞者悲之公夫人任氏湖廣辰州鎮總兵宣勲孫女直隸山海關同知秉權女後夫人李氏山東巡

撫渭孫女候選同知盟女皆有婦德均累贈淑人應贈夫人任夫人所出子二玉衡刑部陝西司郎中知湖南永州府玉綸辛巳進士翰林院檢討李夫人所出女一適聖裔候選員外郎孔廣祚子拔貢生昭烜孫一鼎颺公之孤將于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葬公于馬家河之南原兩夫人皆先公卒十九年葬任夫人于道堂寺先塋八年葬李夫人于晉家庄既固既安遺命不祔

銘曰赫赫中丞自其躬興亦曜于時胡卒不廷非卒不廷兩年不再𦤎惟𦤎其後以永名更千萬年毋傷其穴與塋

先母任太夫人暨繼母李太夫人行略

吾母姓任氏為河南息縣望族外曾祖諱宣勲湖廣辰州總兵外祖諱秉權直隸山海關同知康熙戊戌年十八歸先大夫逮事先祖暨先繼祖母陳太夫人孝敬無渝則以不及事先祖母王太夫人為恨詢及王太夫人遺事輙哽咽不能已廟見後請輪日與諸娣司中饋陳太夫人以新婦憐之毋曰婦職也請益力然吾母實不善爨事每油濺及刀割傷手卒不言先大夫以諸生食貧與諸伯叔父析産後遭先王父大故困益甚益肆力

於學得吾母始終黽勉慰勞備至越癸丑以庶常官於京甲寅吾母攜玉綸與兄玉衡從兄琯依京邸琯乃五伯父諱士貞遺孤五伯母病將危以琯屬吾母蓋癸卯夏也時琯四歲以缺乳久病尚未離懷抱中吾母撫而泣五伯母奄奄不能出聲諸伯叔母環視俱淚下琯又以初離母啼不止吾母日嚼粉餋哺之夜或呼燈火抱以走迨七歲病痢日數十次方炎暑穢淋漓牀褥間其氣不可邇琯卧吾母卧琯起吾母起老嫗勸稍休曰吾非自苦恐無以見吾嫂於地下也老嫗魏姓玉綸乳母

也與玉綸追述之猶感泣戊午三月朔六日吾母以病卒壽三十有八玉衡十歲玉綸七歲琯已十九歲矣扶吾母之柩歸里後為名諸生所娶即吾母兄女遡吾母卒之一年繼母李太夫人來歸李太夫人天津望族外曾祖諱渭山東巡撫外祖諱盟候選同知少失怙育於舅氏陳宗伯德華為女來歸時先大夫方由銓曹遷御史較任太夫人初至京家稍給內外供役稍備衣食餅餌諸物必親自檢點而後進手書先人及任太夫人忌日畢設奠必豐潔哭任太夫人遺像尤痛已未冬先大

夫巡漕江南歲將除玉綸兄弟自外傳歸適宗伯家饋
歲玉綸索柿母與以柑玉綸堅索母仍不與玉綸以柑
擲諸地母笑曰汝何知頃已告汝矣柿性寒汝初病起
不與汝食也再三喻之玉綸方就寢少焉醒微聞母泣
聲蓋慨然於後母之難也而母保護玉綸等及委折教
玉綸等之苦衷多類此于妹之生也卧病年餘癸亥正
月隨先大夫之任山左二月二十九日卒於署壽二十
有七李太夫人卒後又十餘年而先大夫歷官至巡撫
時魏老嫗尚在常語玉綸曰李太夫人歸吾家五年雖

未嘗茹苦然亦不及今日侍太夫人歸吾家二十有一年苦乃備嘗之歿猶殮以嫁衣惜兩太夫人皆不及見今日也玉綸聞其語而滋痛焉任太夫人生余兄弟二人長玉衡官肅州兵備道次即玉綸李太夫人生一妹妹夫孔貽烜以孝廉候選知縣孫男二兆颺端生曾孫男桐孫任太夫人葬道堂寺祖塋側李太夫人葬晉家庄先先大夫之葬也有年矣既固既安遺命不祔均累贈淑人以玉綸官太常寺卿加一級均贈夫人乾隆丁酉男玉綸泣述

每於瑣碎閒冷處摹寫傳神深得古人志傳遺法真
布帛菽粟百讀不厭之文 程聘山
切 彭雲楣

序次得如話如畫慈母孝子之情隱然可思篇中或
分或合或詳或畧與太史公合傳體製如出一手 受
業陳萬青